





## 張石頑先生

張璐。字路玉。號石頑。江蘇吳江縣人。著有張氏醫通十六卷。傷寒續論二卷。本經逢原四卷。診宗三昧一卷。千金方衍義三十二卷。皆精博。璐所著醫通。取歷代名家方論。彙次成編。門類先後。悉依王肯堂證治準繩。方藥主治。多本薛己醫案。張介賓景岳全書。而以己意參定之。凡古來相傳之說。稍有晦滯者。皆削不錄。其辭氣未暢者。皆潤色發揮。務闡其意。康熙乙酉。聖祖仁皇帝南巡。璐子以柔。以璐所著本經逢原診宗三昧。及此書彙輯呈進。得旨留覽。考璐自序。是書初名醫歸。未及刊行。佚其目科痘疹二冊。晚年命其子以倬。重輯目科治例。以柔重輯痘疹心傳。補成完帙。改題此名。時韓氏醫通。久行於世。璐書名與相複。自序謂元氏集名長慶。白氏集亦名長慶。未嘗相混。今刊本題張氏醫通。亦以別於韓氏云。

張石頑醫案目錄

傷寒	溫熱	瘟疫	暑證	虛火	食傷	瘡疾	痢疾	血證	驚	鼻衄	噎膈	痞	咳嗽
.....	.....	.....	.....	.....	.....	.....	.....	.....	.....	.....	.....	.....	.....
一	五	二	三	五	七	六	二	三	三	三	四	六	七

邪祟	小便淋瀝	五淋	遺尿	溺閉	眩暈	中風	麻木	痿	陰吹	胎前	胃癰	目疾
.....	.....	.....	.....	.....	.....	.....	.....	.....	.....	.....	.....	.....
三	三	三	四	四	三	三	完	四	四	四	四	四

# 張石頑醫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嘉善俞震東扶評注

嘉定張壽頤山雷平議

## 傷寒

吳氏子二十餘。素有夢泄。十月間患傷寒。頭痛足冷。發散消導。屢汗而昏熱不除。反加喘逆。更醫投麻黃。頭面大汗。喘促益加。或以爲邪熱入裏主芩連。或以爲元氣大虛主冬地。張診之。六脈細微。按之欲絕。正陽欲脫亡之兆。急須參附。庶可望其回陽。遂與回陽返本湯。加童便以斂陽。三啜安臥。改用大劑獨參湯。加童便調理數日。頻與糜粥而安。

平議。是亦陰虛之人。誤汗而陽隨陰以俱亡者。先則屬汗而加喘逆。繼服麻黃而但頭面大汗。喘促益加。虛陽上浮。本根已撥。脈微欲絕。豈獨陽亡。陰亦先竭。石頑以四逆與參麥同用。本是陰陽兩顧。法極周密。而案語乃止稱參附回陽。反覺言之不順。加童便者。取其順下。以降上浮之虛陽。下氣最捷。原是

駕輕就熟。投匕有功。而乃謂之斂陽。用字亦不切當。至善後之時。以獨參與童便同行。佛頭着糞。即欲潛陽攝納。則本草中藥物甚多。何苦蒙西子以不潔耶。

王公峻子。四月間感冒。昏熱喘脹便秘。腹中雷鳴。服硝黃不應。圖治於石頑。其脈氣口弦滑。按之則扎。其復脹滿。按之則濡。此痰濕挾瘀濁陰固閉之候。與黃龍湯去芒硝。易桂苓半夏木香。下瘀垢甚多。因宿有五更咳嗽。更以小劑異功。加細辛潤之。大抵腹中奔響之證。雖有內實當下。必無燥結。所以不用芒硝。而用木香苓半也。用人參者。借以資助胃氣。行其藥力。則大黃輩得以振破敵之功。非謂虛而兼補也。當知黃龍湯用參。則硝黃之力愈銳。用者不可不慎。

平議。此確是脹滿便秘可下之證。但右脈滑而按之扎。腹脹滿而按之輒。自不能逕投承氣。參之腹鳴而無矢氣。則腸中有滯。而尚不堅燥。斷爲痰溼挾瘀。濁陰固蔽。識力最真。且能決其不燥。此飲閱歷功深者。不能作此語。黃龍湯去硝。而加苓桂木香半夏。選藥極允。願謂此溼痰食滯。化熱而尚未成燥。其

舌苔當黃厚而潤。可加茅朮、藿香、青皮、大腹。以醒脾行氣。惟謂黃龍湯用參以助硝黃。非以補虛。立說甚奇。似非正理。又謂五更咳嗽以細辛潤之。亦未免好爲奇僻。非篤論也。

錢順所素有內傷。因勞力感寒。發熱頭痛。表散數劑。胸膈痞悶不安。以大黃下之。痞悶益甚。更一醫用消尅破氣藥。過傷胃氣。遂厥逆昏憤。勢漸危。石頑診之。脈六部縈縈如珠絲。舌上焦黑。慘澗異常。此熱傷陰血。不急下之。真陰立槁。救無及矣。因以生地黃黃連湯。去黃芩防風。加人中黃、麥冬、酒大黃。另以生地一兩。酒浸搗汁和服。半夜下燥矢六七枚。天明復下一次。乃與生脈散二帖。以後竟不服藥。日進糜粥調養。而大便數日不行。魄門迸迫如火。令用導法通之。更與異功散調理而安。

平議。其人素有內傷。則本是孱弱之軀。縱有感邪。即當解表通裏。亦必在在胥知顧忌。乃既汗且下。再三不已。雖有健者。亦難勝任。何論柔脆。乃脈則微細難尋。舌則焦燥澗。陰已竭而陽愈張。抑且明有燥結在裏。不除山險。邪熱終有所憑藉。而病何能解。石頑於養陰清熱解毒之中。參以下泄。即從黃龍湯

變化得來。是亦可備臨症時緩急之一助。

馮茂之。夏月陰陽易。而腰痛少腹急。煩燥譫妄。舌色青紫。而中有黃胎腫裂。雖渴欲冷飲。而舌却不甚乾。心下按之鞭痛。噯而失氣。此挾宿食也。所可慮者。六脈虛大。而兩尺則弦。按之皆無根耳。遂以逍遙湯加大黃一劑。下黑穢甚多。下後諸證悉除。但少腹微冷作痛。又與燒棍散一服煎五苓散送下而安。

范求先。患傷寒惡寒三日不止。已服過發散藥二劑。至第七日躁擾不寧。六脈不至。手足厥逆。張診之。獨左寸厥。厥動搖。知是欲作戰汗之候。令勿服藥。但與熱薑湯助其作汗。若誤服藥。必熱不止。果如其言而愈。

沈懋甫。仲子年十七。每傷風。卽吐血夢洩。此肝藏有伏火。火動則招風也。蓋肝爲藏血藏魂之地。肝不藏則血隨火炎。魂不寧則精隨夢泄。遂與桂枝湯加龍骨牡蠣四劑。而表解血止。桂枝湯主和營散邪。加龍牡以鎮肝安。



魂封藏固則風不易入。魂夢安則精不妄動矣。若以其火盛而用知柏之屬，鮮有不成虛損者。

震按：傷風是輕病。然有傷風不醒，卽成癆之說。今人犯此者甚多。大約喜於色慾及常多夢洩之輩。內經謂勞風法在肺下。太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欬出青黃涕如膿。不出則傷肺死。蓋引精者腎臟充固。太陽引少陰以內守。而自爲外拒邪從痰出。不致內留傷肺也。不精卽冬不藏精之義。腎臟虧乏。太陽餒而無援。邪略難去。傷風所由不醒也。昧者峻用發散。不知人愈虛邪更易入也。或竟用滋補。不知邪未清。補之適以助長也。此中之權衡在於醫者。此際之調理在於本人耳。

### 溫熱

徽商黃以寬，風溫十餘日。壯熱神昏，語言難出，自利溏黑，舌胎黑燥，唇焦鼻煤。先前誤用發散消導藥數劑，煩渴彌甚。石頑曰：此本伏氣鬱發，更遇於風，遂成風溫。風溫脈氣本浮，以熱邪久伏，少陰從火化，發出太陽卽是。兩感變患最速。今幸年壯質強，已逾三日六日之期，證雖危殆，良由風藥性升。

鼓激周身。元氣皆化爲火。傷耗真陰。少陰之脈。不能內藏。所以反浮。考諸南陽先師。元無治法。而少陰例中。則有救熱存陰。承氣下之一證。可借此以迅掃久伏之邪。審其鼻息不鼾。知腎水之上源未絕。無慮其直視失洩也。時欽醫胡晨敷在坐。同議涼膈散加入中黃。生地黃。服後下溏糞三次。舌胎未潤。煩渴不減。此盃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更與大劑涼膈。大黃加至二兩。兼黃連犀角。三下方能熱除。於是專用生津止渴。多服而愈。

平議謂此證卽是仲師之所謂風溫。誠爲確論。然仲景原文。明謂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祇以外感言之。其見證同爲太陽病。但傷寒與溫病之所以異者。一則發熱惡寒而不渴。一則發熱不惡寒而渴。何嘗有外感伏氣之別。亦何嘗有久伏少陰發出太陽之說。其下文風溫一節。以若發汗三字爲提綱。則又明言傷寒以惡寒不渴。故當發汗。溫病既不惡寒。且又加渴。則已是溫熱之邪。卽無發汗之例。若俗子不知。誤與傷寒發汗之法。則擾動陽邪。爲火益烈。而身之灼熱更甚。是爲風溫。卽是誤汗之變症。所以脈則陰陽俱浮。證則自汗身重。嗜臥鼻鼾。語言難出。皆汗多傷液。陽明灼熱見證。或聊

攝謂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陽明也。言仲景雖冠以太陽病三字。其實無寒且渴。即是陽明熱症。一語破的。可知宋金時人。尙無不知是外感之溫熱。卽至誤汗灼熱。已爲風溫。亦無不知是熱在陽明。聊攝於風溫爲病。全節注文。又何嘗說到少陰上去。所以近賢。亦有謂是節病症。皆在陽明。仲景雖未有方。然治此風溫變症。宜用仲景陽明之例。以白虎爲主方。言簡而賅。淺顯曉暢。是謂正直蕩平之坦道。所最可怪者。喻嘉言自詡絕世聰明。舍正路而不由。故意索隱行怪。以仲師風溫諸症。一一附會少陰。自謂能讀素問冬不藏精一語。尙論後篇。幾無一句不是牛鬼蛇神。奇形怪狀。遂開後人專言伏氣之謬。一似溫熱爲病。無一不從少陰來者。直不許世間有外感之溫熱。蓋著書者。以爲但講外感爲病。盡人能知。似不足顯出作者識見之玄奧。必扭之捏之。說得伏氣之天花亂墜。方見得入木三分。造詣獨到。總是好名太過。務求其深。而不自知其走入魔道。以王孟英之臨證輕奇。處方慰貼。互古幾無敵手。而經緯一編。尙沿襲嘉言之謬。完全比附於伏氣二字。令人不能索解。更何論乎餘子碌碌。然每見高談暑氣者。試一察其臨症用藥。何以有伏氣及新感之別。則仍是見症治症。了不異人。斷不能劃兩路。無非故爲高論。自欺欺人。卽以仲景風溫爲病諸證言之。嘉言雖謂一一顯出少陰經證。而陸九芝辯之。謂

是一一皆陽明經症。且謂嘉言所言少陰。則處處聳牙。余所言之陽明。則句句脗合。至精且確。始於黑  
暗獄中。大放光明。功德及人。願以爲不下於孟子距楊墨。放淫辭。最是吾道之絕大干城。世補齋文第  
九卷中。論喻嘉言者三篇。誠不愧字字珠璣。言言金玉。石頑此案。妄稱伏氣亦中嘉言之毒。究竟壯熱  
神昏。語言難出。自利溼黑。舌胎黑燥。唇焦鼻煤。無一非陽明熱症。而乃誤於發散。卽是仲師所謂發汗  
已之風溫所顯各症。亦與仲師本條。處處脗合。藥用涼膈加味。仍是陽明正治。又何必妄行少陰急下  
之例。舍近求遠。治法是而持論實乖。不過好奇之心勝。而故以驚世駭俗爲高明。最是醫界之魔障。須  
知此是切理鑿心。實用之學。斷不可故求新穎。徒托空談。尙願好學之士。弗再蹈此習氣。庶乎易說易  
行。可以與人共喻。世苟有以頤爲好辯者。頤亦且受之而不辭。

徐君育。素稟陰虛多火。且有脾約便血證。十月間。患冬溫。發熱咽痛。里  
醫用麻黃杏仁半夏枳橘之屬。遂喘逆。倚息不得臥。聲颯如啞。頭面赤熱。手  
足逆冷。右手寸關虛大微數。此熱傷手太陰氣分也。與萎蕤甘草等藥不應。  
爲製豬膚湯一甌。令隔湯頓熱。不時挑服。三日聲清。終劑而痛如失。又治鄭

墨林室素有便紅，懷妊七月，正肺氣養胎時，而患冬溫，咳嗽咽痛如刺，下血如崩，脈較平時，反覺小弱而數。此熱傷手太陰血分也。與黃連阿膠湯二劑，血止後，去黃連，加萎蕤枳梗人中黃四劑而安。

陸中行室，年二十餘，臘月中旬，患咳嗽，捱過半月，病熱少減，新正五日，復咳倍前，自汗體倦，咽喉乾痛，至元夕，忽微惡寒發熱，明日轉爲腹痛，自利，手足逆冷，咽痛異常，又三日，則咳唾膿血，張診其脈，輕取微數，尋之則仍不數，寸口似動而軟，尺部略重則無。審其脈證，寒熱難分，頗似仲景厥陰例中麻黃升麻湯證。蓋始本冬溫，所傷原不爲重，故咳至半月漸減，乃勉力支持歲事，過於勞役，傷其脾肺之氣，故咳復甚於前。至望夜忽憎寒發熱，來日遂自利厥逆者，當是病中體疎復感寒邪之故。熱邪傷於內，寒邪復加於外，寒閉熱邪，不得外散，勢必內奔而爲自利。致邪傳少陰厥陰，而爲咽喉不利，唾膿血也。雖傷寒大下後，與傷熱後自利不同，而寒熱錯雜則一。遂與麻黃

升麻湯。一劑、肢體微汗、手足溫暖、自利卽止、明日診之、脈亦向和、嗣後與異功生脈合服。數劑而安。許學士云、故人王彥龍、作毗陵倉官、季夏時、病胸項多汗、兩足逆冷、譫語、醫者不曉、雜進藥、已經旬日、予診之、其脈關前濡、關後數。予曰、當作濕溫治之。蓋先受暑、後受濕也。難經曰、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濡弱見於陽部、濕氣搏暑也。小急見於陰部、暑氣蒸濕也。暑濕相搏、是名濕溫。先以白虎加人參湯。次白虎加蒼朮湯。頭痛漸退、足漸溫、汗漸止、三日愈。此證屬賊邪。誤用藥、有死之理。有人難曰、何名賊邪。予曰、難經云、五邪。有實邪、虛邪、正邪、微邪、賊邪。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者爲正邪。又曰、假令心病、中暑得之爲正邪。中濕得之爲賊邪。今心先受暑而濕邪乘之、水尅火、從所不勝、斯謂之賊邪。五邪中之最逆也。

范振麟、大暑中、患厥冷自利、六脈弦細、扞遲、按之欲絕、舌色淡白、中心

黑潤無胎。口鼻氣息微冷。陽縮入腹。而精滑如冰。問其所起之由。因臥地晝寢受寒。是夜連走精二度。忽覺顛脹如山。坐起暈倒。便四肢厥逆。腹痛自利。胸中兀兀欲吐。口中喃喃妄言。與濕溫之證不殊。醫者誤爲停食感冒。與發散消導藥。服後胸前頭項汗出如漉。背上愈加畏寒。而下體如冰。一日昏憤數次。此陰寒挾暑。入中手足少陰之候。緣腎中真陽虛極。所以不能發熱。遂擬四逆加入參湯。用人參一兩。熟附三錢。炮薑二錢。炙甘草二錢。晝夜兼進。三日。中進六劑。決定第四日寅刻回陽。是日悉屏薑附。改用保元。人參五錢。黃芪三錢。炙甘草二錢。加麥門冬二錢。五味子一錢。清肅膈上之虛陽。四劑食進。改用生料六味加麥冬五味。每服用熟地八錢。以救下焦將竭之水。使陰平陽秘。精神乃治。

### 瘟 疫

瘟有蝦蟇瘟。鷓鴣瘟。疔瘡瘟。瓜瓢瘟。形證各別。龐安常又有玳瑁瘟之

說。余治洪德敷女。初冬發熱頭痛。胸滿不食。已服過發散消導藥四劑。至第六日。周身痛楚。腹中疼痛。不時奔響。屢欲圍而不可得。口鼻上唇忽起黑色成片。光亮如漆。與玳瑁無異。見者大駭。余診之。喘汗脈促。神氣昏憤。雖脈證俱危。喜其四圍有紅暈鮮澤。若痘瘡之根脚。緊附如線。他處肉色不變。許以可治。先與葛根黃芩黃連湯。加犀角連翹荆防紫荆皮。人中黃。解其肌表毒邪。俟其黑色發透。乃以涼膈散。加人中黃紫荆犀角。微下二次。又與犀角地黃湯。加人中黃之類。調理半月而安。

震按。戈存橘補天石。有黃耳赤暈二證。赤膈亦頭疼。身痛發熱。但胸膈赤腫。或起疱。用荆防敗毒散去。參加犀角芩連紫荆皮。表證退後便燥者。用涼膈散。張公之案。蓋本於此。但所敘諸癩。近不概見。

## 暑症

路玉治金魯公。觸熱勞形。醉飽不謹。後受涼。遂發熱頭痛。脹滿喘逆。大汗如蒸。面赤戴陽。足冷陽縮。脈弦數無力。曰。此傷暑。夾食而復。夾陰也。與大



順散一服。不應。轉脹急不安。因與枳實。理中。加厚朴。大黃。是夜更衣二次。身涼足暖而痊。

震按。此案於不諱後。受涼及戴陽。陽縮。足冷。汗多。且喘。最易認作陰證。其辨在發熱。頭痛。脹滿。與陰證不合。要知不諱之前。尚有醉飽之病因也。大順散不應。轉加脹滿。病情易辨矣。更衣二次而痊。設誤服白通四逆奈何。

陳瑞足七月間患時疫。初發獨熱無寒。或連熱二三日。或暫可一日半日。熱時煩渴無汗。熱止則汗出如灑。自言房勞後乘涼所致。服過十味香薷。九味羌活柴胡枳桔等十餘劑。煩渴壯熱愈甚。石頑診之。六脈皆洪盛搏指。舌苔焦枯。唇口剝裂。大便五六日不通。雖云病起於陰。實則熱邪亢極。胃府剝極之象。急與涼隔加黃連。石膏。人中黃。得下三次。熱勢頓減。明晚復發熱。煩渴與白虎。加人中黃。黃連。熱渴俱止。兩日後頰發頤。一暉時即平。而氣悶神昏。此元氣下陷之故。仍與白虎。加人參。犀角。連翹。頤後焮發。與犀角。連翹。

升柴、甘桔、牛蒡、馬勃，二服。右頤又發一毒。高腫赤亮。另延瘍醫爲治其外。調理四十日而安。同時患此者頗多。由市醫不明。此爲濕土之邪。初起失於攻下。概用發散和解。引邪泛濫。而發頤毒。多有腫發綿延。以及膺脇肘臂。如流注潰腐者。縱用攻下解毒。皆不可救。不可以發頤爲小證而忽之。

平議。病起有熱無寒。則雖往來似瘧。亦當以瘧瘧論治。熱時煩渴。熱止汗多。此當清解而不當發表。復何待言。乃正以病人自述房後乘涼四字。隊大表特表。溫升燥烈。提動其炎炎之火。盡浮於上。試問果因房後陰傷。亦復何能堪此。醫學之暗。古今同慨。石頑能識是實熱亢極。而投是藥。本是應有之義。初非寄特。其下後熱減。而異日復然者。正以溫升之藥。服之已多。浮燄何能遽息。更方投白虎。而仍含解毒。極合分寸。而其後之發頤。仍是從前溫升之餘燄。乃一日而瘍且內陷。實是毒重勢熾。聚而內攻。其勢孔急。其情亦甚可畏。非元氣不支之下陷可比。石頑所論尙非其解。所用人參白虎。犀角、連翹。仍是清熱解毒重劑。故能清其裏而復達外。不可謂人參補託之力。如果下陷。則犀膏火寒。且有流弊。奚能桴應。然既復起。仍當清泄解毒。方可以解此日長炎炎之勢。奈用襲用尋常外感風熱治法。升柴馬勃。

益張其燄。致令自左而右。紅腫高突。不可消散。絕不誤及前此溫升之禍。石頑縱非瘍科能手。不能辨別是症之外因內因。「外因發頤。是風熱在表。可用辛涼。輕疎肌表。然亦不當重用柴葛。助紂爲虐。而此是內因之火毒上攻。且卽因於前用升提太多所致。又要可復事升柴。爲火附翼。」獨不思此症一路變遷。當亦知前車可鑒。溫升之不復可以妄試。况自亦謂發散和解。引邪泛濫。然用藥則仍是升柴。何其明於責人。暗於責己。至於此極。蓋以內外分科。非其素習。遂不免有張皇失檢之弊。此頤所以恆謂內外女幼四科。理本相因。法無二致。必不當強分界限。以自域於小家伎倆者也。

## 虛火

太史張宏蘧。精氣下脫。虛火上逆。怔忡失血證。診其右關獨弦。左尺微數。餘皆微細搏指。明係陰火內伏之象。診後詳述去冬勞心太過。精氣滑脫。加以怵惕恐懼。怔忡驚悸不寧。都門之醫。峻用人參桂附。至歲底稍可。交春復劇如前。遂乞假歸吳。吳門諸醫。亦用參附。導火歸源。固斂精氣之藥。略無一驗。轉覺委頓。稍稍用心。則心系牽引掣痛。痛連脊骨對心處。或時痛引膈。

脇、或時巔頂如揪、或時臂股手足指甲皆隱隱作痛、怔忡狀如確杵、控引頭中、如失腦髓之狀、夢中嘗自作文、覺時成篇可記、達旦倦怠睡去、便欲失精、精去則神魂如飛越之狀、觀其氣色鮮澤、言談亶亶、總屬真元下脫、虛陽上擾之候、細推脈證、始先雖屬陽氣虛脫、過餌辛溫峻補、致陽暴亢而反耗真陰、當此急宜轉關、以救垂絕之陰、爲疏二方、煎用保元合四君丸、用六味合生脈服、及兩月後、諸證稍平、但倦怠力微、因自檢方書、得補中益氣湯、爲夏月當用之劑、于中加入桂附二味、一啜卽喉痛聲瘖、復邀診候、見其面顏精采、而聲音忽瘖、莫解其故、詢之乃尊、知爲升麻桂附升動虛陽所致、卽以前方倍生脈服之、半月後、聲音漸復、日漸向安、但起居調攝、殊費周折、衣被過暖、便咽喉痰結、稍涼則背微畏寒、或啜熱飲、則周身大汗、怔忡走精、此皆宿昔過用桂附、餘熱內伏、而尋出路也、適有石門董載臣、謂其伏火未清、非芩連不能解散、時值嘉平、不敢輕用苦寒、仲春載臣復至、坐俟進藥、服數劑、形

神爽朗，是後堅心服之。至初夏，反覺精神散亂，氣不收攝，乃復就正于子，予謂桂附湯藥，火毒之性，力能上升，得參以濡之，故可久伏下焦，與龍潛水底不異。若究其源，惟滋腎丸一方爲正治。但既經苓連折之于上，豈堪復受知藥侵伐于下乎？况自春徂夏，不離苦寒，苦先入心，必從火化，何敢兼用肉桂，引動虛陽，發其潛伏之性哉？端本澄源，仍不出六味合生脈，經歲常服，不特壯水制陽，兼得金水相生之妙用，何憚桂附之餘毒不化耶。

震按：此案甚平庸，然辨證明晰，用藥純正，亦可爲後學之津梁矣。

## 食傷

幼科汪五符，夏月傷食，嘔吐發熱，顛脹，自利黃水，徧體肌肉，捫之如刺，六脈模糊，指下尋之似有如無，足脛不溫，自認陰寒，而服五積散一服，其熱愈熾，昏臥不省。第三日，自利不上，時常讞語，至夜尤甚，乃舅葉陽生，以爲傷暑，而與香薷飲，遂頭面汗出如蒸，喘促不寧，足冷下逆，歎醫程郊倩以其證

大熱而脈息模糊，按之殊不可得，以爲陽欲脫亡之候，欲猛進人參附子，雲間沈明生以爲陰證斷無汗出如蒸之理，脈雖虛而證大熱，當用人參白虎，爭持未決，取證于石頑，診其六脈，雖皆濇弱模糊，而心下按之大痛，舌上灰刺如芒，乃食填中宮，不能鼓運其脈，往往多此，當與涼膈散下之。諸醫正欲藉此脫手，聽其用藥，一下而神思大清，脈息頓起，當知傷食之脈，雖當氣口滑盛，若屢傷不已，每致濇數模糊，乃脾不消運之兆也。此證設非下奪而與參附助其壯熱，頃刻立斃，可不詳慎而妄爲施治乎。

### 瘧疾

張怡泉，年七十五，居恆常服參附鹿角膠等陽藥，秋間病瘧，誤用常山止截藥一劑，遂致人事不省，六脈止歇，按之則二至一止，舉指則三五至一止。惟在寒熱之際診之，則不止歇，熱退則止歇如前。此真氣衰微，不能貫通於脈，所以止歇不前。在寒熱之時，邪氣衝激經脈，所以反得開通。此虛中伏。

邪之象。乃用常山一錢酒拌。同人參五錢焙乾。去常山。但用人參以助胸中大氣而祛逐之。當知因常山傷犯中氣而變劇。故仍用常山爲嚮導耳。連進二服。遂得安寢。但寒熱不止。脈如前。乃日進人參一兩。分二次進。并與稀糜助其胃氣。數日寒熱漸減。脈微續而安。

震按。此條論歇止脈最有見。其用常山法。與楊介以冰煎藥皆爲巧作。然寒熱不止。脈止如前。巧且無益。惟日進人參一兩。不兼他藥。真大巧若拙也。

顧大來。年逾八旬。初秋患瘧瘧。昏熱讖語。喘乏遺尿。或者以爲傷寒讖語。或者以爲中風遺尿。危疑莫定。路玉曰。無慮。此三陽合病。讖語遺尿。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證中。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參。三啜而安。

震按。內經論瘧瘧。純是實熱證。故推其未病。則日中氣實而不外泄。溯其受病。則日用力出汗。風寒舍於皮膚分肉。究其病發。則日陽氣盛而不衰。經文雖不言脈。諒脈之洪實有力可知也。此條係瘧瘧故讖語遺尿不死。然八旬之外。有此證死者甚多。勿輕以此案作榜樣也。

中翰金淳還乃郎，八月間患瘧，發于辰戌丑未，而子午卯酉每增小寒熱，直至初夏，石頑診其六脈如絲，面青唇白，乃與六君子加桂附，四服不應，每服加人參至一兩，桂附各三錢，又四服而辰戌丑未之寒熱頓止，子午卯酉之寒熱更甚，此中上有權而邪併至陰也，仍與前藥四服，而色榮食進，寒熱悉除，後與獨參湯送八味丸調理而安。

### 痢疾

春榜陳穎雍，暑月自都門歸，抵家卽患痢疾，半月以來，攻剋不效，遂噤口，粒米不入，且因在京久食煤火，肩背發毒，不赤不疼，陷伏不起，發呃神昏，勢口瀕危，內外醫科互相推委，乃延石頑診之，六脈弦細欲絕，面有戴陽之色，所下瘀晦如瀾魚腸腦，證雖危殆，幸脈無旺氣，氣無喘促，體無躁擾，可進溫補，但得補而癰腫熾發，便可無虞，遂疏保元湯，每服人參三錢，生芪二錢，甘草肉桂各一錢，伏龍肝湯代水煎服，一服粥飲稍進，二服後重稍輕，三服



毒貫起，另延瘍科敷治其外。確守前方。又十餘服而安。前後未嘗更易一味也。

震按：攷古人治痢方案。攻補溫涼。無法不備。此係以痢兼瘍。又屬一局也。

### 血證

牙行陶震涵子，傷勞欬嗽，失血勢如泉涌，服生地汁墨汁不止，門人周子，用熱童便二升而止。石頑診其脈弦大而虛，自汗喘乏，至夜則煩擾不寧，與當歸補血湯四貼而熱除，時覺左脇刺痛，按之漉漉有聲。此少年喜酒，負氣嘗與人鬪，狼所致。與澤朮銜湯，加生藕汁調服，大便即下，纍纍紫黑血塊，數日乃盡，後與四烏鯁骨一蘆茹爲末，分四服，入黃牝雞腹中，煑噉留藥蜜丸，盡劑而血不復來矣。

震按：自汗喘乏，脈弦大而虛不混，投地黃湯，生脈散高矣。用補血湯者，以其夜間煩擾不寧耳。至因脅

痛想及鬪狠。則此人形色必壯實。故消癥不補益最爲得法。

### 驚

河南督學汪絨庵媳。產後病虛無氣。洒洒然如驚。常時欬青黑結痰。欲欬則心中憺憺大動。欬則渾身麻木。心神不知所之。偶聞一聲響。則頭面闕熱。微汗。神魂如飛越狀。專事婦科者。屢用補養心血之劑。罔效。虛羸轉劇。邀張診之。脈浮。微弦而乳。獨左寸厥厥動搖。此必胎前先傷風熱。坐草時逆力過甚。痰血隨氣上逆。衝過膈膜而流入心包也。朝用異功散。加童便。煨淬蛤粉。以清理痰氣。大劑獨參湯。下來復丹。以蒐滌瘀積。蓋痰在膈膜之上。非焰硝無以透之。血在膈膜之上。非五靈無以溶之。然非藉人參相反之性。不能激之使出也。服數日。神識漸寧。形神漸旺。改用歸脾湯。加龍齒沉香。調理而康。

吳昭如室。年壯體豐。而素有嘔血。腹脹。脾約便難之恙。兩遭回祿。憂恚

頰仍近于失血之後，忽然神氣憤亂，口噤目瞠，石頑診之，氣口數盛而促。人迎弦大而乳。形神不能自主，似有撮空之狀。一醫以爲證犯條款，不出五日當斃。張謂不然，若是撮空，必然手勢散漫。今拈着衣被，儘力扯摘，定爲挾驚挾怒無疑。爪者筋之餘，非驚怒而何。况脈來見促，當是痰氣中結，殊非代脈之比。詢其病因，驚怒俱有，遂用鈞藤鈞一兩煎成，入竹瀝半盞，薑汁五匙，連夜服藥，卽得安寐。次日六脈稍平，但促未退，仍用前方減半，調牛黃末一分。其夕大解三度，共去結糞五六十枚，腹脹頓減，脈靜人安，稀糜漸進，數日之間，平復如常。

震按：七情致病，病本難治。觀戴人丹溪案治法神矣。洞虛專主痰火，亦難奉爲要訣。今觀石頑二案，論病最精，而用藥更巧也。

## 鼻衄

朱聖卿，鼻衄如崩，三日不止，較之向來所發之勢，最劇。服犀角地黃苓

連知礬石膏山梔之屬轉盛。第四日邀石頑診之。脈弦急如循刀刃。此陰火上。乘載血于上。得寒涼之藥。轉傷胃中清陽之氣。所以脈變弦緊。與生料六味加五味子作湯。另用肉桂末三錢。飛羅麵糊分三丸。用煎藥調下。甫入喉。其血頓止。少頃口鼻去血塊數枚而愈。自此數年之患。絕不再發。

### 噎膈

朱彥真酒膈不食。惟日飲熱酒一二觥。少頃卽作酸嘔出。膈間大痛。治久不效。良由平昔好飲熱酒。死血留胃口之候。授以人參散。參一兩煎成。加麝香五釐。冰片三釐。三劑便能進食。蓋麝片善散胃口之痰。與瘀血耳。十劑後。改服柏子仁湯而愈。

沈錫蕃平昔大便燥結。近患噎膈月餘。雖素稟豐腴。日來面色皎白。大非昔比。時方穀雨。正此證危殆之際。始求治于石頑。診得六脈沉澹。按久則衰。幸舉指卽應。爲疏六君子湯下一味。狗寶作散調服。甫十劑而嘔止食進。

再二十劑而穀肉漸安，起居如故，惟大便尚覺艱難，乃以六味丸去澤瀉，加歸芍、首烏、作湯服，至月餘，便溺自如，秋深更服八味丸，三月而康，大抵噎膈之人，體肥痰逆者可治，枯癯津衰者多不可治。同時有同道王公峻患此，稟氣病氣，與沈相類，誤信方士，專力委之，而致不起，顧八月亦患此證，自謂脹急，不當用參，日服仙人對坐草而斃。郭孝聞，八月間噎食艱進，六脈弦勁搏指，延至來春三月告殂，然瘦人間有可療者。昔秦伯源噎膈，形神枯槁，神志鬱抑，且不能勝湯藥之費，予門人鄒恆友，令其用啄木鳥入麝熬膏時，嗅其氣以通其結，內服消遙散，加香砂以散其鬱，不數劑，所患頓除，厥後海貨行陳君用噎膈亦用此法而愈，兩君至今，色力尚強，又一農人噎膈不食，時嘔清涎如赤豆沙水，此屬血瘀于內可知矣。庸師不審，誤用消尅破氣藥，而致絕粒不食，其鄰叟憐之，述伊病苦，求救于予，遙擬一方，用桂苓飲加當歸、桃仁、丹皮、牛膝，以熬枯黑糖和蜜蟲漿調服，下滯黑如污泥者甚多，當知農人

戮力受傷。血鬱于內而致嘔逆。但當攻其積血。嘔逆自己。孰謂治病不求其本。而可輕議其藥哉。

震按。石頑治病喜用古方。而雜以新藥。能生後學之智慧。如此數條。雖皆前賢成法。無甚精義。然觀之亦可以充廣識見。至如臨證指南。有生薑瀉心湯。附子瀉心湯。進退黃連湯。外臺茯苓飲。加黃連乾薑。理中湯。加丁香。吳茱萸及妙香丸。與鮮地。麥冬。柏仁。杏仁。蘇子。松子。芝麻。諸汁。亦是前賢成法。總可以治假膈證。不可以治真膈證。試觀仲景金匱祇有反胃湯。藥不載噎膈情形。雖醫中之聖。亦無法可以治之也。

### 瘡

王惟一數年前雖有血證。而年壯力強。四月間忽患欬嗽。服發散藥後。痰中見血數口。繼服滋陰藥過多。遂聲颯而啞。時覺胸中氣塞。遷延月餘。邀路玉診之。脈雖沉澹。而按之益力。舉之應指。且體豐色澤。絕非陰虛之候。張曰。台翁之聲啞。是金實不鳴。非金破不鳴之比。因疏導痰湯。加人中黃澤瀉。

專一滌痰爲務。四劑後，痰中見紫黑血數塊，其聲漸出而颯未除，更以秋石兼人中黃、棗肉丸服。經月而聲音清朗，始終未嘗用清理肺氣調養營血藥也。

### 咳嗽

包山金孟珍，正月間，忽咳吐清痰，咽痛。五六日後，大便下瘀晦血甚多。延至十餘日，張診其脈，六部皆沉弦而細。此水冷金寒之候也。遂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其血頓止，又與麻黃附子甘草湯。咽痛亦可，而覺心下動悸不寧，詢其受病之源，乃醉臥渴引冷飲所致。改用小青龍去麻黃加附子，悸卽止，效亦大減。但時吐清痰一二口，乃以桂酒製白芍入真武湯中與之。咳吐俱止，尙覺背微惡寒倦怠，更與附子湯二劑而安。

震按：咽痛下血，不以風火治，而以辛溫燥熱藥，始終獲效者，由其善於識脈也。

禮科姜如農長媳，喘欬無痰，灼熱自汗，而懷妊七月。先曾服和解清肺

藥二十餘劑，其效轉劇。胎漸不安。邀張診之，六脈皆濡大無力。右手寸關獨盛而瀆。曰：此熱傷肺氣也。反與和劑。逼令汗出。致肺氣益燥。而效逆愈甚。不得已。復用苦寒折之。則火轉鬱伏而不散也。遂用大劑。萎蕤及川芎杏仁。白薇甘草。取萎蕤湯之半。更以當歸桔梗五味黃芪。益氣生津。固肌斂肺。二劑。汗止。效減。胎亦向安。更加生訶子皮。四劑而痊。

吳佩玉次女。傷風咳嗽。先前自用疏風潤肺止嗽之藥。不應。轉加嘔渴咽痛。石頑診之。六脈浮滑。應指。因與半夏散。三啜而病如失。或問咳嗽咽痛而渴。舉世咸禁燥劑。今用半夏。輒效。何也。曰：用藥之權衡。非一言而喻也。凡治病必求其本。此風邪挾飲。上攻之暴嗽。故用半夏桂枝。開通經絡。迅掃痰涎。兼甘草之和脾胃。而致津液。風痰散。營衛通。則咽痛燥渴自己。設泥其燥渴。而用清潤。滋其痰溼。經絡愈壅。津液愈結。燥渴咽痛。愈無益。矣。不獨此也。近世治風寒咳嗽。雖用表藥。必兼桑皮黃芩花粉。甚則知礬之類。少年得



之。必種吐血虛損之根。中年以後得之。多成痰火喘嗽之患。然此輩之妙用。在於預爲地步。診時泛謂陰虛。防變不足之證。初時元氣未衰。服之邪熱暫伏。似覺稍可。久之真氣漸傷。轉服轉甚。安慮其不成虛損耶。及見吐血。則不問何經府藏。屬火屬傷。血之散結。色之晦鮮。瘀之有無。概以犀角地黃寒涼止截之劑投之。致血畜成根。向後或二月一月一發。雖日服前藥不應矣。凡此之類。未遑枚舉。嘗見一人患項腫發熱。延傷寒家視之。則曰大頭傷寒。以表藥發之。并頭亦脹。確然大頭無疑矣。病家以其治之益甚。又延雜證家視之。則曰溼熱痰火。以裏藥攻之。則頭與項前左半皆消。但項後右側偏腫。則又確乎非大頭而爲雜證矣。病家又以腫在偏傍。疑爲癰毒。更延癰疽家視之。則曰對口偏疽。以托裏敷外藥治之。則氣血益滯。熱不得泄。鬱遏竟成潰瘍矣。本一病也。治之迥異。證亦屢遷。可見其病隨藥變之。不誣耳。第未俗所趨。非此不足以入時。何怪乎聖人性命之學。淪胥不返。遂至若是耶。

震按、張公此論曲盡時醫醜態。然謂表藥必兼桑皮、芩粉、血證必用犀角、地黃、恐不至衆人皆醉。如此至於病隨藥變、實有其事。所以舊有不服藥爲中醫之說。若欲見病知源、投藥輒效、隨其寒熱虛實、應以溫涼補瀉不執一法、不膠一例變化、生心進退合轍者、其惟丹溪先生乎。丹溪則藥隨病變、病隨藥愈。寧有病隨藥變、藥爲病困之理哉。臨證指南咳嗽門方法大備。溫涼補瀉皆全。而輕鬆靈巧處、與丹溪未易軒輊也。

## 邪崇

文學黃穉潔、讖妄顛仆、數月以來、或六七日一發、或二三日一發、或一日二三發、發則大吐涎水血沫、或一日半日而蘇、或二三時而蘇、醫禱不靈、近於邪崇、術士皆言宿孽所致、晝夜恆見亡婢僕婦二鬼纏綿、或時昏憤不省、或時妄言妄見精氣不時下脫、不能收攝、服二冬二地、連蘖金櫻石蓮之屬、無算、反加作瀉不食、後延張診之、脈來寸盛尺微、前大後小、按之忽無、舉之忽有、知爲神氣浮散之候、因與六君子加龍齒、菖蒲、遠志、送養正丹、間續

而進。前後共三七服，是後讖妄顛仆，絕不復發，邪祟亦不復見，惟夢泄爲平時痼疾，不能霍然，更與平補鎮心丹。兩月而安，其尊人及昆弟親戚，咸謂金石之藥，能鎮鬼神，曷知從前讖妄，皆神氣浮散之故，得養正鎮攝之功，當無神魂飛越之患矣。因識此以破杯影弓蛇之惑。

震按：鬼祟豈能病人。不過病似鬼祟耳。或痰。或虛。從其脈象以施治法。諸案皆先資之助也。亦有真由鬼祟者。苟非兵荒之疫癘。卽係冤對之。馮依書云。從逆凶又云。作不善降之百殃。天奪其魄。死亡隨之。巫覡所不禱。何有於醫藥哉。

### 小便淋瀝

黃元吉年六十餘，因喪明畜妾，而患小便淋瀝，春閒因顛仆昏憤遺尿，此後遂不時遺溺，或發或止，至一陽後大劇，晝日溺瀝不通，非坐於熱湯則涓滴不出，交睫便遺之不禁，張診其脈，或時虛大，或時細數，而左關尺必顯弦象，此腎氣大虧而爲下脫之兆也。乃與地黃飲子數服，溺瀝稍可，遺亦少。

閒後與八味丸除丹皮澤瀉加鹿茸五味巴戟遠志調理而痊。陝客亢仁軒年壯色蒼體豐善啖患胞痺十餘年其脈輒大而濇濇不調不時蹲踞于地以手揉其莖囊則洩從穀道點滴而滲必以熱湯沃之始得少通寐則有時而遺其最者中有結塊如橘核之狀外裹紅絲內包黃水雜於脂膩之中此因恣飲不禁酒溼乘虛襲入髓竅故有是患因令堅戒烟草火酒溼麵椒蒜糟醋雞豕炙燂等味與半夏茯苓猪苓澤瀉葶藶犀角竹茹作湯四劑勢減二三次與腎瀝湯加葶藶數服水道遂通洩亦不痛但覺食不甘美後以補中益氣加車前木通調之而安石頑曰又有胞痺二證一因挾妓致病用腎瀝湯加減八味丸收功一因陰虛多火用腎瀝湯生脈散合六味丸收功若葶藶分清滲水傷精之味咸爲切禁此人則肥盛多溼故先與清胃豁痰之藥然後理腎調脾治各有宜耳。

## 五淋

太史沈韓倬患膏淋，小便頻數，晝夜百餘次，晝則滴瀝不通，時如欲解，痛似火燒，夜雖頻迸而所解倍常。洩中如脂如涕者甚多。先曾服清熱利水藥半月餘，其勢轉劇，面色痿黃，飲食艱進。張診之，脈得弦細而數，兩尺按之益堅，而右關濇大少力。此腎水素虧，加以勞心思慮，肝木乘脾所致。法當先實中土，使能隄水，則陰火不致下溜。清陽得以上升，氣化通而疼瀹瘳矣。若用清熱利水，則氣愈陷而精愈脫，溺愈不通耳。乃定補中益氣湯，用人參三錢，服二劑，痛雖少減，而病者求其速效，改進四苓散，加知母、門冬、沙參、花粉，甫一服，徹夜痛苦倍甚。於是專服補中益氣，兼六味丸用紫河車熬膏代蜜調理，服參盡觔餘而安。

震按：淋證經權合宜，皆審脈以爲辨。莊子曰：匠石覺而診其夢，夢何以診診之爲言，審也。向來但云診脈未達診字之義，不知喜診卽是善審，審得明白，病自顯然。推之望、聞、切、素稱四診，可見四件都要細審也。

## 遺尿

吳興閔少江，年高，體豐不遠房室，得一病，已十三年，遇勞心噴嚏，或飲食失宜，則小便頻數，滴瀝漉痛不已，至夜略得交睫，溺卽遺出，覺則阻滯如前。凡服人參鹿茸河車無算，然皆平穩無礙，獨犯丹皮白朮卽脹痛不禁，張曰：此病名胞痺，因膏梁積熱，于上作強傷精，于下溼熱乘虛結聚于膀胱之內胞也。用腎瀝湯頗有效，但原其不得安寢，寢則遺溺，知肝虛火擾而致夢魂不寧，疎泄失職，所以服牡丹疎肝之藥則脹者，不勝其氣之竄以擊動陰火也。服白朮補脾之藥亦脹者，不勝其味之濁以壅滯溼熱也。服參茸河車溫補之藥無礙者，虛能受熱，但補而不切于治也，更擬加減桑螵蛸散，用羊腎湯泛丸服，更戒以絕慾乃安。

## 溺閉

王庸若嘔逆水腫，洩便涓滴不通，或用五苓八正不應，六脈沉細如絲。

因與金液丹十五丸。溺如泉湧而勢頓平。後以濟生腎氣培養而安。

### 眩暈

松陵貢士吳友良，年逾古稀，頭目眩暈，服補中益氣湯，始用人參一錢，加至三錢，遂痞滿不食，坐不得臥。三晝夜喃喃不休。石頑往候，要其面赤，退不常。左頰聶聶，動診其六脈皆促。或七八至一歇，或三四至一歇。詢其平昔起居，云是知命之年，便絕慾自保，飲啖自強。此火壯燦陰，而兼肝風上擾之兆。與生料六味，除去茱萸，易入鈞藤，大劑煎服。是夜即得酣寢。其後或加鱉甲，或加龍齒，或加棗仁。有時忘動，怒火達且不宜連宵不已，則以秋石湯送靈砂丹，應如桴鼓。盛夏酷暑，則以小劑生脈散代茶。後與六味全料，調理至秋而安。

震按：眩暈有實有虛。如壯盛人實痰實火，脈滑大有力者。二陳苓梔，不惡心者，用酒製大黃二三錢，或加入或爲末茶調下。如肥白人痰多氣虛，脈濡大或細軟者。六君加芪附。又內經謂諸風掉眩，皆屬肝

木。故因於外風者。二陳加荆防鈞藤天麻。因於內風者。卽類中之漸。宜虎、膝、牡蠣、枸杞、首烏、桑葉、菊花、生地、人參。戴復菴曰。頭腦挾風眩暈之甚。擡頭則屋轉。眼常黑花。如見有物飛動。或見物爲兩。宜大追風散。或祕旨正元散加鹿茸不效。一味鹿茸每服五錢。酒煎去渣入麝少許。蓋鹿之陽氣鍾於頭。故以類相從也。此卽就風之一端。而有虛實之分也。若在夏月有胃暑而眩暈者。又不得概從風治。夫肝爲風木之臟。故內經以眩暈專責之肝。若腎水虧少。肝枯木動。復挾相火。上踞高巖而眩暈者。近時最多。董載臣曰。婦人患此更多。宜逍遙散爲主。輕則合四物。重則合六味。加黃連極有效驗。他如晨暈屬陽虛。昏暈屬陰虛。亦辨之大旨也。

## 中風

春榜趙明遠。平時六脈微弱。已酉九月。患類中風。經歲不痊。邀石頑診之。其左手三部弦大而堅。知爲腎藏陰傷。壯火食氣之候。且人迎斜內向寸。又爲三陽經滿。溢入陽維之脈。是不能無顛仆不仁之虞。右手三部浮緩。而氣口以上微滑。乃沫痰湧塞於膈之象。以清陽之位。而爲痰氣占據。未免侵



漬心主。是以神識不清。語言錯誤也。或者以其神識不清。語言錯誤。口角常有微涎。目睛恆不易轉。以爲邪滯經絡。而用祛風導痰之藥。殊不知此本腎氣不能上通於心。心藏虛熱生風之證。良非風燥藥所宜。或者以其小便清利倍常。以爲腎虛。而用八味壯火之劑。殊不知此證雖虛。而虛陽伏於肝藏。所以陽事易舉。飲食易饑。又非益火消陰藥所宜。或者以其向患休息久痢。大便後常有淡紅漬沫。而用補中益氣。殊不知脾氣陷於下焦者。可用升舉之法。此陰虛久痢之餘疾。有何清氣在下可升發乎。若用升柴。升動肝腎虛陽。鼓激膈上痰飲。能保其不爲喘脹逆滿之患乎。是升舉藥不宜輕服也。今舉河間地黃飲子。助其腎。通其心。一舉而兩得之。但不能薄滋味。遠房室。則藥雖應病。終無益於治療也。惟智者善爲調攝爲第一義。

御前侍衛金漢光如夫人。中風四肢不能舉動。喘鳴肩息。聲如拽鋸。不能著枕。寢食俱廢者半月餘。方邀治於石頑。診其脈右手寸關數大。按久無

力。尺內愈虛。左手關尺弦數。按之漸小。惟寸口數盛。或時昏眩。或時煩亂。詢其先前所用諸藥。皆二陳導痰。雜以秦艸天麻之類。不應。又與牛黃丸。痰涎愈逆。危殆益甚。因疏六君子。或加膽星竹瀝。或加黃連當歸。甫四劑而喘息頓除。再三劑而飲食漸進。稍堪就枕。再四劑而手足運動。十餘劑後。屏幃之內。自可徐行矣。因思從前所用之藥。未常不合於治。但以痰涎壅盛。不能擔當。峻用參朮。開提胃氣。徒與豁痰。中氣轉傷。是以不能奏勸耳。

漢川令顧莪在夫人。高年氣虛痰盛。邇因乃郎翰公遠任廣西府。以道遠抑鬱。仲春十四夜。忽然下體墮床。便舌強不語。肢體不遂。以是日曾食溼麵。諸醫羣議消導。消導不應。轉增困憊。人事不省。頭項腫脹。事在危急。邀石頑診之。六脈皆虛濡無力。諸醫尙謂大便六七日不通。擬用攻下。余謂之曰。脈無實結。何可妄攻。莪在喬梓。皆言素有脾約。大便常五七日一行。而艱苦異常。乃令先小試糜飲。以流動腸胃之樞機。日進六君子湯。每服用參二錢。

煎成頓熱分三次服。四劑後自能轉側。大便自通。再四劑手足便利。自能起坐。數日之間。侍人扶掖徐行。因切囑其左右謹防。毋使步履有失。以其氣虛痰盛。不得不防杜將來耳。

松陵沈雲步先生。解組歸林。以素稟多痰。恆有麻木之患。防微杜漸。不無類中之虞。乃謀治於石頑。爲疏六君子湯服之。頗驗。而性不喜藥。入秋以來。漸覺肢體不遂。復邀診治。脈得栗滑中有微結之象。仍以前方除去橘皮。加歸芪巴戟。平調半月而安。然此證首在節慎起居。方能永保貞固。殊非藥力可圖萬全也。

## 麻木

洋客巴慈明婦。產後。眩暈心悸。神魂離散。若失藏府之狀。開眼則遍體麻木。如在雲霧中。必緊閉其目。似覺稍可。晝日煩躁。夜則安靜。專事女科者。用四物等血藥。則嘔逆不食。更一醫用薑附等熱藥。則躁擾不寧。其脈虛大。

而數按之則散。舉之應指。此心火浮散之象。因艱產受驚。痰飲乘虛襲入。心包絡中。留伏膈上。有入無出。所以綿延不已。蓋目開則諸竅皆開。痰火堵塞。心竅所以神識無主。目閉則諸竅皆閉。痰火潛伏不行。故得稍安。與東垣所言合眼則陽氣不行之麻木迥殊。况晝甚夜輕。明是上焦陽位之病。與理痰清火之劑。諸證漸寧。然或因驚恐。或因飲食不時舉發。此伏匿膈上之痰。無從搜滌也。乘發時用獨參湯下紫雪。開通膈膜。仍與前藥調補。半載而康。

震按：麻多在於手足者。以四末道遠。氣餒則衛行遲而難到也。故麻不兼木。必屬氣虛。否則風痰。凡脈浮而軟或大而弱者。氣虛也。脈浮而滑按之不衰者。風痰也。若麻木兼作。則有寒溼積痰死血之殊。其脈有沉遲滑實與沉澀而芤之分矣。宜詳辨之。

### 痿

包山勞俊卿。年高攣廢。山中諸醫用木瓜獨活。防己希簽威靈仙之類。將半年餘。乃致跬步不能動移。或令服八味丸。亦不應。診其脈尺中微浮而

細。時當九夏，自膝至足，皆寒冷如從水中出，知爲腎虛風雨所犯而成是疾。遂授安腎丸。終劑而能步履。連服二料。絕無痿弱之狀矣。

### 陰吹

僕人之婦，經閉三月，少腹痛貫徹心，而陰吹不已，與失笑散一服，瘀血大下，遂不復作。

貴婦小產後，寒熱腹痛，亦病陰吹，與山查炭、熬焦黑糖爲丸，用伏龍肝、黃水澄清煎獨參湯，送三錢，一服結糞大下，再進瘀血續行，而愈。始悟猪膏髮煎實爲逐瘀而設也。

### 胎前

婦人懷孕六月，因喪子悲哭動胎，醫用芩朮安胎藥二服，不應，改用枳殼香附紫蘇砂仁理氣一服，胎遂上逼心下，脹悶喘急，口鼻出血，等三日薄暮診之，其脈急疾如狂風驟雨，十餘至則不至。頃之復至如前，因諭之曰：此

孕本非好胎。安之無益。不若去之。以存母命。因思此胎必感震氣所結。震屬木。惟金可制。令以鐵斧烈火燒紅。醋淬。乘熱調芒硝末一兩灌之。夜半果下異胎。下後脈息微和。神思恍惚。所去惡露甚多。又與安神調血之劑。數而服安。

### 胃 癰

談仲安體肥善飲。初夏患壯熱嘔逆。胸膈左畔隱痛。手不可拊。便溺濇數。舌上胎滑。食後痛嘔稠痰。漸見血水。脈來濇濇不調。與涼膈散。加石斛連翹。下稠膩頗多。先是瘍醫作肺癰治不效。張曰。肺癰必咳嗽吐腥穢痰。此但嘔不嗽。洵爲胃病無疑。下後四五日復嘔如前。再以小劑調之。三下而勢甫平。後以保元苓橘。平調二十日而痊。先時有李姓者患此。專以清熱豁痰解毒爲務。直至膈畔潰腐。膿水淋漓。纏綿匝月而斃。良因見機不早。直至敗壞。悔無及矣。

## 目疾

報國澄和尚、患眼疾二年、服祛風清熱藥過多、致耳鳴嘈嘈不止、大便秘苦燥結、近來左眼上微瞖、見燈火則大如斗、視月光則小如螢、詢諸方家、俱莫能解、因以質之石頑、石頑曰、此水虧而陰火用事也、試以格物之理參之、如西洋破玻璃眼鏡、以十二鏡編十二肢爲一套、無論老少、其間必有一者能察秋毫、則知人眼有十二種偏勝、故造眼鏡者、亦以十二等鉛料配之、取鉛以助陰、精料以助陽、氣也、若鉛料之輕重、與眼之偏勝、不相當、則得之反加障礙矣、月乃至陰之精、真水內涸、不能泛濫其光、所以視之甚小、設加以鉛重者、則視月必大矣、燈本燃膏之焰、專擾乎陰、不能勝其灼爍、所以見之甚大、設加以料重者、燈火必愈大矣、合脈參證、知爲平昔勞傷心脾、火上二藏、過燥并傷腎水、真陰也、遂疎天王補心丹與之、他如中翰徐燕及、見日光則昏迷如蒙、見燈火則精彩倍常、此平昔恆勞心腎、上盛下虛所致、蓋

上盛則五志聚于心包。暗侮其君。如權黨在位。蒙蔽九重。下虛則相火失職。不能司明察之令。得燈燭相助其力。是以精彩于勝常時。此與嬰兒胎寒夜啼。見火則止之義不殊。未識專事眼科者能悉此義否。

震按此論實有格物妙義。而於施治方法殊少發揮。後之閱者似難則傲。然余從舊案拔其精粹。非爲對證檢方分門尋法者設也。理已講明。方可會悟也。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